

星星情



■ 匡成祥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星星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星星情 / 匡成祥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4. 9

ISBN 7-5317-1686-0

I. 星… II. 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3984 号

星星情
Xingxing Qing

作者 / 匡成祥

责任编辑 / 李相玲

封面设计 / 安 璐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东北林业大学印刷厂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/ 6.375

字 数 / 150 千

版 次 / 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18.00 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686-0/I·1596

暑假到了,热切企盼的时刻来临了。未及回家,便匆匆地坐上火车,向北而去,探望分别多年、十分想念的外婆。

车轮切着铁轨,发出嚓嚓的响声,车身恣意地在原野上飞驰。凝眸窗外,座座山峰傲然而来,缓缓飘逝;片片森林款款近移,又悠悠旋转而去。火车就像一只自然之笔,勾画在山峰之间,描摹于峡谷之中;又似一首黛绿色的乐曲,高奏汹涌不倦的恋歌,低吟凌空欲飞的梦幻。

远天,叠翠湛蓝,羽云柔绵,大自然以其雄壮与绮丽,赋予我多少遥远的遐思和奇妙的幻想,使我这颗永不安定的心,得到一种超然的情感,人们哪,热爱自然吧!它能合奏出你一切变幻莫测的思绪的乐章。

斜偎车窗,静观默想。我已经长大了,外婆也许会认不出我了,她会变得更加年老,我也许会认不出她了。童年时代,人生难以忘却的时光,你缠绕着神奇,为记忆蒙上轻纱,却带给回首者以真诚的爱。我的童年呢?就是在外婆那儿度过的,那里撒下了我许多真诚的欢笑和天真的向往,此次,我回来了,是为了寻觅。

果然,外婆没有认出我。晚上,躺在洁白柔软的床上,想童年时发生的许多事情;想外婆给我讲过的那些不知流传了多少代的故事;想她常轻声吟唱的那首古谣;想今天她初见我时发愣的神态和随后那含着泪的笑。

这里是北方边陲,这里远离都市,人烟稀少,这里寂落而优美。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,四周是绵延起伏的森林,翠翠郁郁,层层叠叠,绿云般伸向远天。小村就像几只泊聚的小帆,



在绿海的怀抱里静静地漂浮。卧居屋中,能听见鸟儿的鸣叫和林缘小溪哗哗的流淌声,能看清株株野花轻轻地摇曳,能嗅到百草丝丝的清香。

在这里,我尽情地领略了大自然的奇妙,整日地在林中消磨时光,奔放的激情、无比的欢畅,像潮水样在心中迭宕,使我无片刻平静,给予我音乐般的感觉和韵律。我想沿小路一直走下去,看看绿色海洋的出口;我久久地在林中穿行,祈盼更美妙的发现;我迎接旭日、目送夕阳,把无尽的遐思融进朝霞晚照。我会撷下一朵小花,轻轻地嗅着,让幽香直沁我的心脾;我会深深地拥着大树,把目光向上送去,伟岸的躯干、巨大的伞冠,缭乱了上面蓝蓝的天、白白的云。我会把双腿浸入小溪,让晶莹的溪水润泽肌肤,享受清凉的舒坦。啊!优美的地方,浑厚宽广的爱,净化了我整个身心。

不久,我又结识了一位朋友,他是从一所很有名的大学毕业来到这儿的。我敢说,他确实引起了我的兴趣,他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,身材修长,容貌俊美,举止自然潇洒。在这里,他很受人们的尊重和喜欢,人们说:他很有学识和教养。他的确很有才华,热爱文学,写一手好书法和拉得优美动听的小提琴,这些都使我很钦佩。

我们的相识,是在一个明媚的下午,我正斜偎床上,看一本宋词赏析,他走进屋里,问起我的外婆。他亲切自然的谈吐,很快吸引了我,这样,我们就攀谈起来,他沉着、真诚、富于理智,和热情奔放的我不同,可我们谈得来。

很快,我们就成了莫逆,我们一起来享受这美好时光,我们无所不谈,谈凯撒,谈培根,谈意大利的佛罗伦萨,谈奥地利的维也纳。只是,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文学,谈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,谈盛唐的李杜,谈他们的浪漫和现实,谈北宋的苏秦,谈

他们的豪放和婉约。

他是我亲爱的朋友,同他谈话我会感受到一种无比的欢悦,我的情感在澎湃地飞扬,我的神思在恣意地畅游,这时我才清醒地看清自己的才华,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体验。可是,不久以后,对于他,我却有了一番惊人的重新认识……

傍晚,太阳沉落了下去,月亮悄悄地爬上柳梢,大地一片朦胧。我去找他,他不在。我又到了几处他常去的地方,也不在,只得自己随意地向林子走去。晚上的森林幽暗而寂静,我向着林子的深处走。森林渐渐地繁密起来,四周死气沉沉的,一种肃穆感充满了心中。这时,我便听到了一曲忧伤的小夜曲,从远处隐约地传来。我循着声音走去,前面是一块稀疏的林地,只见他披一身斑驳的月影站在那里,忘情地拉着手上的小提琴,放逐的情感、凄清的音色,如一杯涩味的酒淹没了我的心,这样的情景使我茫然了。良久,他终于停下琴转过身来,一时,我们默默地对视,世上的一切仿佛都已经凝固。

“小翔,走吧,我们到外边坐坐。”还是他先打破了沉寂,走到我跟前。我们一起向林子的边缘走去,在一块光洁的地方坐下来,他又说道,“小翔,你觉得奇怪了吧?”

“是的。”我望着他说,他长长地出了口气,目光透过林隙望去,下面坳谷上的村庄,一片朦胧。

“小翔,我给你讲一个故事,讲一个我的故事,也许对你今后的生活有所受益,你愿意听吗?”

“讲吧!我很想知道事情的原委。”我看见他眼里闪起了泪花……

像一个遥远悲壮的传说,似一首缠绵动人的乐曲,在我的心灵奏鸣,你听到了吗?那忧伤的音调,你看见了吗?那泪光闪烁的眸子,如果你听到了或看到了,不会不为之动情,不会



不洒下同情的泪水。我的心确已完全贴近了故事里面的主人，我陪着他和她欢笑，我陪着她和他流泪。

从此，他天天为自己讲着，我天天为自己听着，终于在一个夜晚，沿着林中的小路漫步时，他说：“这个故事，到此也就为止吧！你的暑假就要结束了，不久，我也会离开这儿的，未来的生活是漫长的，但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，我们都要走下去，坚强地走下去。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我看到的是这无尽无休的小路和它的曲曲折折……这一次，我们谈得很多很多，我问他要到什么地方去，他未回答，只是说：“我相信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”漫长的夜呀！就这样流过了，直到东方的曙色把无尽的光彩倾注大地，我们才在心里默默地说：“天亮了。”

返校的前一天晚上，外婆默默地为我打点行装，使劲地往皮箱里装着各种山里的特产，看到她有些伤感，我就说了许多安慰的话，告诉她，以后我还会来探望她的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上路了，外婆把我送了很远，他却却没有来，只让外婆给我捎来两本日记本，我觉到了一种遗憾。当我走了很远，再次回头时，见外婆还站在那里，她的身边又多了一人，也默默地向我这面望着，很像是他。

新的学期开始了，我又重新回到了校园，多少个夜晚，我就捧着这两本日记，深深地思索……

我终于回来了，回到了一别三载、日夜萦绕心头的故乡；回到了三年来只属于记忆和思慕的地方。三年了，故乡的一山一水，哪处不留有我深深的记忆？故乡的一草一木，哪株不牵扯着我的思绪？思乡之情，使多少羁旅之人夜不成眠，又使多少漂泊之客临风洒泪，我又何曾不是呢？多少个日日夜夜，就这样凝目远望，难收归思。“有情知望乡”。我思念那片生我

养我的土地,思念那些与我心心相通的伙伴,但让我更经常想的是她——苏戡,一个有着与我同样命运的姑娘。

故乡,一座北国的普通小城,虽然,你给予我的泪水要远多于欢笑,但你仍是我向往的圣地,心中的母亲。三年前,我是匆忙地离开你,赶奔塔松,为能够见上父亲一面。三年中,我又在秋风瑟瑟里,掩埋了母亲,掩埋了再也体会不到的,人世间最伟大、最无私的母爱了。那是一些怎样的痛心疾首的日子,那是一场怎样的生离死别呀!我怎能忘记,母亲在弥留之际,那双饱含泪水的双眼,是那样关切地望着我,那双不大好使的手,是用生命的全部力气攥着我。她放心不下,把自己亲爱的儿子孤零零一人留在这凄风冷雨的世界里。她怀着一种内疚,一种儿子跟随自己遭受了太多磨难的内疚离开人世了。当最后一颗泪珠从母亲那从不哭泣的眼中滚出,当那一锹锹沉重的土落在母亲长眠的身上,我的心就已经碎了,纷纷的泪水、难咽的悲伤,任何事物都不存在了,世界一片空茫。

凄苦、哀伤、忧郁,言不明苍白的心境;怜悯、同情、感叹,锁不住悲凉的神思。人生又一次踏入寒冷的苦海,命运再一次跌落漆黑的深渊。多少次,踟躅的脚步久久地叩着幽晦的野径,漫寻希冀;多少回,灰蒙蒙的夜色,把山峦之巅清风劲掠的身影淹没,长思故乡。茅屋薪褥,辗度着漫漫长夜;荧豆幽光,久映着思泪淋漓的面庞。

故乡,这个遥远的、我时刻思念日夜神往的地方,是你托扶起我飘摇欲坠的生命之茎;是那把金光闪烁的金锁,在我寒气浸润的心灵,含蕴着一丝温馨。这,给予我多少安慰,同时又增添我几倍的苦思,一把陈旧的小提琴,宣鸣出我纷繁的心声。

应感激的是那位与我为邻的慈祥老人,他若不把那半张报纸带回这消息闭塞的小寨;他若不用这报纸包着枣糕,送



星星情

给我这孤苦伶仃的人，我真不知还要在这凄怆的时光里行走多久。生活是困苦的，但更摧残人灵魂的是精神的孤寂。

终于，我沉沦了太久的心升起了曙光，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，在我面前展开了一条希望之路；不能错过这次与命运搏击的机遇，我要用自己的青春，开拓出一条应属于我的美好前程，我觉到了灼热的激情在血液里放纵地奔流。

从此，在这低矮的陋室里，一盏油灯，一张陈旧的木桌，陪我度过了多少个日夜。知识充实了我空虚的心灵，给我以希望、力量和信心。

夜深了，困倦会悄悄地爬来，这时，我就不觉地想起我的母亲。想她具有的倔强性格和顽强的毅力；想她寄予我的殷切期望，我就会感到有一种力量，一种让我顽强学下去的激情。整整的一冬，我都是这样度过的，那是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呀！

我终于回来了，伴着火车进站的长鸣汽笛，我的心不觉地跳跃起来。深深地吸口家乡的空气，是这样的清新舒坦；深切地看看家乡，是这样的熟悉亲切。噢，故乡！三年前我虽悲壮地离开，但心却有所寄托，那就是我还有亲爱的父亲和母亲；而今，未来已闪现出希冀，而我却孑然一身了。时光永远是这样流着，而人们的命运却时时发生着变化，生活真是这样，吝啬得不肯把一刻的完美交给一个人吗？

踏上故乡的土地，回到久别的地方，重逢又将是一番怎样的情景？苏戩，现在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又回来了，回到了小城，回到了你的身边。你的名字，曾无数次地在我心中呼唤；你的身影，曾无数次地在我遐想中绽现，如烟如梦，赋我相思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，这就是神秘、朦胧、令无数少男少女神往的爱情？这就是像美妙动人的乐曲，如娇艳芬芳的玫瑰一般的爱情？噢！谁也说不清这微妙而缤纷的

感觉,它驱使我脚步匆匆。

火红的太阳已经沉没了半轮,暮色伴着轻风从远处袭来,真是一天里难得的时光。

放下了旅行的衣物,放不下的是满心的渴望,仿佛不觉地,我就已经从落脚处走向了去探望苏彧的路上。漫步小城,心,呢喃着春潮样的情感;脚步叩着故乡的大地,深情而绵长;目光览视着生之摇篮,亲昵而感慨。那些卫士般峭拔耸立的大树,曲折盘绕的长街小巷,无处不留有往昔的记忆。而在那一条最为牵扯心扉的小巷,真实地映入我的眼帘时,一片温馨的暖流,立刻涌入胸中,心已为之感动。噢!生我养我的地方,我的小巷。

小巷的一面贴着工厂高大的砖墙,这是座闻名遐迩的工厂,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就是在这儿工作的,也是在这里走完了他们坎坷人生的最后历程。只要踏上这曲曲折折的河卵石甬道,绕过一个转弯,就可以看见错落排列的十几户人家,全一色的青砖瓦房,这就是我久萦梦境的地方,这就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的居所。最靠前面的两间房子,带有木栅栏围成的庭院,一株杏树旺盛地生长在院落的一角,树的下面是一张厚重的方形石桌和四个圆形石凳。家——苏彧的家,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,亲近得不能再亲近了。我缓步走到院落前,手扶木栅栏,轻轻地唤道:“小彧,我回来了!”只是一切仍是沉寂的,栅栏门反锁着,里面悄无人影。此时,只有我的声音在空中飘摇,只有微风侵入树冠发出的轻响。

仿佛,我看见了她已经轻轻地向我跑来,多么美丽的面容!多么动人的笑!亲切地向我唤道:“晓雨哥!”噢!栅栏院,这个曾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,会给人许许多多回忆的小院,从自己前脚走出去,到现在归来,已经三年了。三年间又发生了多



少事情呢？只是目光触及的一切还是这般熟悉亲切，一切都恍如昨日恍如梦。

弯弯的弦月，已经升起，银色的光辉洒向杏树冠上，绰约朦胧。这是一条顽强的生命，十年的风霜并没有将它毁掉，相反，它却在人不经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挺立起自己的身躯，深深地扎下了根。

只是，那一时，有谁知道这条生命，会经历那么多的风霜，有谁能欢乐的时候，为未来担忧呢！围护这间小院的木栅栏，虽比以往更加陈旧，但它依然存在。而我的家呢？那间最后面的、带有小门楼的房子，却早已被这扩建的工厂吞掉了。现在归来，会不会把逝去的世界再次呈现呢？

“谁在那儿？”这时，有声音从后面传来，将我从感思里唤回。

我回过头去，看见了月色里有一位老人，正向我走来。立刻，我的心跳跃了起来，我不觉地迎过去，深情地叫道：“苏伯！”

老人有些诧异，认真地打量着我。

“苏伯，不认识我了，我是晓雨！”我情不自禁地说。

“晓雨，是你回来了？”老人伸出双手扳住了我的肩，仔细地端视。这，莫非是一个梦吧！要不，这个为女儿小或不时地提起，也为自己惦念的晓雨，怎么会一刻间就降临了呢？

梦，是梦，看见了苏伯，我也又感觉到了过去的幸，梦境里不是消失了两个最关心疼爱我的人嘛！

我们肩并肩地走进了栅栏院，走进了室内，走进了这以往不知来过多少次的地方，仿佛又一步一步走回了童年和少年时光。

“晓雨，三年前，怎么走得那么突然呢？这几年，你是怎么过的……”刚刚在沙发上坐下来，苏伯就接连询问。

我为他讲述了那些往事，他认真地听着，眼眸也不觉湿

润了。

一刻以后，伤感情绪仿佛才在沉默里消失，我们的思绪又回到了眼前。这时，我便问起了自己最关心的事。

“苏伯，苏彧在做什么呢？”

“去南方看她妈妈去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有一个星期了。”

“这些年傅姨还没回来吗？”

“没有的。”

噢！不幸还没有了结，骨肉分离之情仍在灼痛着苏彧的心，我为我们同有一般的命运而感叹，同时也为这不巧之归怅然若失。

十年的政治风暴，使多少温暖的家庭遭受摧残，使多少善良的心灵蒙受屈辱，只短短的时日，竟使一对生活了十年的夫妇分向了南北，没有人清楚事情的起因，他们的亲人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迷惘的痛苦。从那时起，一个纯真的小姑娘清澈的眸子里，就不时地闪过一丝忧伤。噢！上一代的感情纠葛和痛苦经历，不可回避地波及到了下一代人的身上。

生活，就是这样！有多少幸运，又有多少不幸，一片感触涌上了心头，我为幸运之人而祝福，我为不幸之人而感叹。我回来了，小彧，我来帮助你！

人生之路，在经历了坦途也经受了风雨之后，重新在小城呈现在了我的面前。

漫步这条峡谷，漫步在这心中真爱的地方，以往，那些躲进记忆的一切，终于真实地敞开了面孔。

峡谷位于小城的东郊，绵延无尽，谷内点缀着片片的森



林,还有一条小溪,枕着谷底晶莹地流动。无论你漫步在这里的什么地方,只要你来到这里,你就会感受到这里的优美和宁静。

我走上了一片原野,弯下腰折下一根枯蒿,把它举到眼前,这是从我热爱的土地上折下的一束记忆!它刚刚从寒栗中解脱出来,它将恢复馥郁的活力;我的目光深沉地注视着它,它在我手中被风儿吹拂,蓦然,我从它、从它刚刚经历过的寒季,想到了我的也同样酷寒的童年岁月,它,多么相似我的命运。

来到峡谷,本想寻几束欢乐的记忆,谁知,脚步一踏上这里,就为痛苦的往昔攫住,任凭如何也难收起……

那是一场让人想起就心悸的梦魇,梦境里的一切都展示出痛苦和伤情。夜空里的一片小小的月牙,散发出冷漠的光,天天缩小着自己的身躯,仿佛要不给世界留下一丝光亮;一切都沉寂在黑暗之中,就连那些朦胧的树木,也显得出奇的安静、难过,它们也预感到,不幸已经来临了。

黑色的夜,黑色的世界,攫住了一颗深思的心,是这样的一种情景吧:爸爸站在窗前,深沉地吸着烟,默默地注视这梦境般的夜,压抑和忧虑,那些黑影一直席卷上心头,不可思议的运动扩大到不可想像的地步,一如巨石投入湖水,在小城掀起了波澜。那些为人敬重的领导、师长,转眼成了“特务”“反革命”,被批斗、投狱,甚至被迫害而死。一场浩劫、一部人类历史的悲惨史。噢!是受什么样的心理驱使,做出这样疯狂野蛮的行径,是炎黄的后裔注定要经历的一场磨难吗?

夜已经深了,妈妈为他披上一件衣服,他感受到了温暖。人生的挫折和磨难是生命的冬天,但真诚永恒的爱却会诞生力量和信心,是希望的春天。黑夜里,他们就这样,一起肩并肩地站着,一同注视这无边的长夜。

这段时间,停电已是司空见惯了,屋外迷蒙,屋内却已黑

下来;这些日子的晚上,爸爸不再让我去外面了,我也只有待在家里,倚坐在床上,默默地听街面上不时传来的游行和武斗的声音,真有些怕人的。这几天,我还发现,一到我睡下后,爸爸就同妈妈议论着什么,由于声音小,听不真切,从几位熟悉的叔叔、伯伯的名子里,猜想着是厂里的事。街上的喧闹常常持续到半夜,这一天,听着听着,我不觉睡着了。

不知是什么时候,我被凶恶的叫嚷声惊醒,心怦怦地跳起来,急忙跳下床来到外屋,见七八个陌生人站满了一屋,催逼着爸爸要一份材料。妈妈见我过来,连忙把我拉到身边,我看到爸爸没有屈服,拒绝了他们,最后,那个为首的家伙气势汹汹地说:“沈云,你这个反革命,若不交出那些材料,我们就抄你的家!”他的话音一落,其他几个人立刻就一阵乱翻,许多东西都被打坏了,但仍是一无所获。最后,那人指着爸爸说:“把他给我带走!”几个人立即上前去抓爸爸,这使我不由地涌起一股勇气,不顾一切地扑上去:“你们不能抓我爸爸!”但近前的一人却一把把我甩倒在地,我挣扎起来还要冲上去,妈妈在后面把我拉住了。爸爸被抓走了,想那些凶狠的人可能会打爸爸,我不觉哭起来。“晓雨,别哭!”妈妈搂住我安慰道。突如其来的打击,使我们母子无措地呆立在屋中。

痛苦的命运,终于从这夜拉开了帷幕,而且前面的路,会更加艰难,遥遥无期。

过了一刻,巷子的前面忽然传来了一个女孩的哭声,我停止哭泣和妈妈仔细一听:“苏彧!”“是她!”一种不祥的预感,驱使我们连忙跑了出去。黑暗的巷子里,苏彧哭喊着正向前面几个影影绰绰的人追去,却忽然被绊倒在地,我和妈妈连忙跑过去,把她扶起来:“小彧,怎么了?”妈妈问。

“钟姨,爸爸、妈妈被人抓走了!”苏彧扑到妈妈的怀里,大



声地哭了。

“小彧，别哭，跟钟姨回去。他们会回来的。”妈妈俯下身，掏出手帕给苏彧擦擦眼泪，又为她理理头发，然后一手拉着一个孩子，向破碎的家走去。夜呀！这样的黑，这般的冷，一场灾难，两代人的命运，我感到母亲的手，把我们握得是那样紧！

我把手中的枯蒿，一半半地折断，似乎是在折着不堪回首的岁月，然后把它们紧紧攥住，攥在波涛般的情感之中，让忧伤的记忆，痛切地从指间流淌出来……

流淌出的记忆，又弥漫了那个黑暗凄惨之夜，当妈妈一手牵着我，一手牵着苏彧，一步步向家门走去时，就注定了儿时我们生活的美丽时光已经终止，猝然呈现在面前的，是一个极为痛楚、屈辱和血腥交织的世界。当冰冷的夜风从我们身上吹过时，我们的心也凉透了。

三天，漫长得如同三年，我们不知是如何度过的，遵妈妈的一再叮嘱，没有离家一步，只是呆呆地倚坐在窗边，默默地流泪。我们的想像一个接一个，我们祈盼好的结果，可是浮起的念头却一个比一个使人恐惧，若不是怕在妈妈也受伤害的心上再添忧虑，我们真想跑进厂里，去看看我们的亲人。

可是此时，我们只能坐在这里，悲切又幼稚地想着，想着那些我们谁也回答不出的问题。

“晓雨哥，爸爸、妈妈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？”同样意思的话，已不知说了几遍，可还是不觉颠来复去地从我们的口里说出。

“谁知道呢？”

“爸爸、妈妈是多么好的人，怎么会是反革命呢？”

“不是的。”这我自信。

“那些人怎么还不明白是他们错了呢？”

“哼，我看他们才是反革命呢！”提起那些人，想到他们凶狠的样子，我的心就充满了愤恨。

“他们会打爸爸吗？”问到了这里，苏彧的声音满含了悲戚，我摇摇头，不是说不能，而是说不清。不止的泪，是伤感，出自心头。

我们的话就是这样，忽然开始，又忽然中止，然后在自己的心里默默去想，而没有能想出头绪时，就忍不住又开始了我们的猜测：“这个时候，不知爸爸他们在做什么呢？”她说。

“一定在想我们，他们也会惦念我们的。”

“就像我们惦念他们一样吗？”苏彧的目光不动地望着我，“不知他们还得几天才能回来？”

“是呀！还得几天呢？”我们一起想。

这些问题缠着我们，说不清，我们的心是无法平静的。终于，我们决定去问妈妈，当我们来到妈妈跟前，一人一句把要问的话说出后，妈妈便把我们搂到胸前，抚摸着我们的头说：“晓雨、小彧，你们放心，事情弄清楚，他们就会回来的，爸爸、妈妈都是好人，没做过什么坏事。”

“还得几天呀？”我们一起问。

“用不了几天的。”

妈妈的话给了我们安慰，这几天妈妈不是总去厂子吗？她一定知道的，这样一想，我们便又回到窗旁，等待这几天能快快过去。

可是，就在这一天的下午，我们意外地知道了一件不好的消息，这也是几天里我们惟一真切地知道父亲的事。一位邻居悄悄地告诉母亲说，厂里要开批判会了，而为我们听到后，一时间，我们的心激烈地跳起来，一种膨胀的恐惧淹没了



我们，当妈妈匆匆地走出去，我们便飞也似的向厂里跑去。

批判大会上，一个个早已选好的人选走了上来，一桩桩“罪行”纷纷呈出，诬陷和残暴一刻之间变得神圣了。一位夺权者不时地指着几个“牛鬼蛇神”大声地训斥，可是，这几位倔强的人，谁都没有理会他，这沉默鄙视的气氛激恼了他，他挥挥手，几个大汉就冲上去，对那几位“牛鬼蛇神”拳脚相加。

我和苏彧一跑进会场，立刻看见了瘫倒在台上、满脸血污的父亲，一股钻心的疼痛，使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大声地呼喊道：“爸爸！”不顾一切地向台上跑去。可是，当我刚刚爬上台沿，一个大汉就走过来，照我便是一脚，我又重重地从台上摔下来，只听到后面一声惊呼：“晓雨！”像是妈妈的声音……

握着这折断的枯蒿，我走向了那条小溪，溪水还是那么的明澈，冲刷着卵石发出清响，这是永恒的象征，它暗喻坚韧和倔强，我伏下身去把蒿秆撒向水面，蒿秆立刻悠悠随波而去。

眼望枯蒿，我想：“幸运的会一直漂过山谷、漂向江河，它们为水所载，就是自由的了，任性地漂流、随意地停泊，不至生于此，枯于此。”噢！草木若有情，也向往自由，何况人呢？一种情感、一个声音，这时，又从我的心灵掠过……

是妈妈的声音，多么熟悉，多么亲切，这声音，是在呼唤她魂魄飘荡的儿子。

我听见了，听见了这沉重情感的呼唤，我想起了发生在批判会上的残酷一幕。我使劲地睁开了眼睛，看见自己躺在一间光线灰暗的狭小房子里。

“晓雨！”又一声呼唤，真真切切是妈妈的声音，我把头转过去，我看见了一双关切的目光。

“妈妈！”我轻声地叫道，向她伸出了手。